

四部叢刊

儒林文編

290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惜抱軒詩文集

十六卷 詩集十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九〇)

惜抱軒文集

清姚鼐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鍾山書院學者籲求付梓共襄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得爭先快覩而外間尚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尚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選

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盡觀爲
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于端時

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紱識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七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

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

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賤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梁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鱸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

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

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
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
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
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
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閭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
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
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
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悞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
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
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

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肖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

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

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